

红色记忆

永远的长征

□ 焦连飞

今天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
叩问初心来处
是那般心潮澎湃
理想信念的火炬熠熠生辉
照亮那段历史隧道的尽头
还有
瑞金广场上五星的红色
千都渡口军旗的红色
“十送红军”歌声里的红色
将那条筚路蓝缕之路映衬的
如此灿烂

路上前行征途的红军战士
大多不识字甚至没有名字
但一条条刻画在墙上的标语
早已深深刻画在他们心底
“打土豪,分田地”
“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
于是
在除了镣铐一无所有的年代
他们
有了改变命运的勇气
有了凛然赴死的血性
有了追求信仰的崇高
万里长征 浴血淬炼
无怨无悔“跟着走”

我看见 倒在湘江突围路上的师长
我看见 在土城战斗中率先冲锋的总司令
我看见 攀爬在泸定桥铁链上无畏的敢死
队员
我看见 松潘草地上依偎在一起牺牲的
年轻面庞
那是眼泪无法表达的情感
那是语言无法讲述的震撼
因为信仰
所以忠诚

那是一条荆棘遍布之路
一个个英气勃勃坚毅自信的身影
永远留在
攀越的40余座高上险峰上
抢渡的100余条江河里
硝烟弥漫的600余次战斗中
活下来的人更是迎着
雨点般的子弹
突破一道道天堑
旗帜所指 所向披靡
上下同欲 百折不挠

那是一条通往胜利之路
黎平会议 破旧的马灯
见证了由去湘西会师转向进军黔北的坚决
斗争

遵义会议 那张古铜色的桌子上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校正了革命的航向

四渡赤水河 巧夺金沙江
鏖战独树镇 转军乌蒙山
一次次胜利 一次次突围
在向死而生的战斗中
找到了革命洪流呼啸奔腾的前进方向
跨越80多年的时光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薪火不息
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杀里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那是一条开创新局之路
六盘山顶红旗片片的攒动
会宁大地上三军会师的欢腾
宝塔山上信天游吼出的歌声
无不是对新中国无限的向往
这支对未来充满绚丽梦想的队伍
阔步迈向太阳
这世间又有谁能够阻挡
归来卸甲的战士
擦去额头的鲜血仍是少年
沧桑岁月在风和日丽中回望
才能感受到精神谱系强大的力量

而今

我们走在新长征的路上
昨天的你 今天的我
没有什么不一样
红色基因一脉相承
长征血脉依然流淌
在超级水稻的实验田
在翱翔苍穹的太空站
在拔地而起的产业新城
在乡村振兴的地头田间
科学家 解放军战士 产业工人 第一书记
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
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同样需要
义无反顾的牺牲
稳如泰山的承担

就让长征路上的红色火炬
继续照亮漫道雄关
就让那一行行坚定前行的足迹
砥砺着我们不变的初心
长缨在手的我们
必定向着大海星辰
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进
继续 长征

灯下漫笔

阅读,写作,生活

□ 百定安

1

“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我的理解就是“闲书”。闲书的主要特征是无用。但世界上的事,从来都是无用的东西更恒久。实用书籍有可能过时、更新,但无用的书却能润物细无声,渗透进一个人的精神之中。一个人说话、写作里,都浑然不觉地透露着你读过的东西。民国时代之所以能够产生许多科学大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通识基础特别扎实。没有充分的给养,一个人不可能深入走远。

2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阅读,不是往自家院子里拉东西,有多少装多少。会读书的人书越读越薄。不会读书的人只会漫无目的地砌墙。知识之间是互有联系的,碎片化的阅读,可能成为饭后漂亮的谈资,却无法生成任何有效的思考。知识是个凳子,站在凳子上是为了看见更多知识以外的东西。

3

书籍的选择也是一个考验。书,是一把双刃剑。知识在有些场合,并不一定有哲人们所说的“力量”。书架并未因为自己的职业而学富五车。盲目提倡多读书,也是一个误导。浩如烟海的书籍和网络时代的知识信息爆炸,往往使人无措。我们看到,有的人读书很多,而内心的偏见却愈加巩固。这就是选择性失当。原因在于,他们只选择与自己合意的书来读,只选择与自己意见相近的话来听。欲纠正这一点,还是要有意识地多读一些与自己意见相异甚至相左的书。那些书对纠正或完善自己,或许作用更大。

4

最好的方法是读经典+读现代优秀作品+读生活。何为经典?解释很多。通常的解释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作品。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形上”。诉诸精神。读经典很辛苦。有人就抄近路,只读概要、大纲类。这些书永远代替不了读原著。现代优秀作品贴近现实处境,对我们深度理解人生与社会,都有很大的助推作用。但必须注意两条:一是要有系统,二是要读好书。

5

一生反复、认真读几本经典。语言平易的书,比晦涩艰深的书要更加有益。不要过于相信那些堆砌概念、引经据典的书。好书都是经过作者“化用”之后的结晶,而不是生吞活剥的反刍。大道至简。大书亦至简。科学上的定理、公式,都是科学上的至简主义。

6

读书不可偏信。“尽信书不如无书”。“独立思考”,具体于读书,就是“质疑”。一种伟大的思想理论建树,几乎都来自学习中的质疑和启发。一篇文章,一本书,它讲出了什么道理?这些道理是如何演绎而来的?它的独到之处在哪里?反对它,甚至攻讦它的理论为什么能够同时存在?读书是选择、辨析、裁决。它需要持久反复的练习。

7

写作亦是如此。一篇作品的价值,一是真诚,二是个性,其次才是文采。一篇文章最大的坏就是四平八稳。老生常谈。因而根本没有再次写出的价值。方法可以训练,但训练会产生格式化。格式化是写作的大敌。我们的作文教育很多时候恰恰是格式化的反复训练。完美无瑕就是最大的不完善。你要写作就要训练写作之外的本领。感知力,想象力,思辨力,然后是语言的组织能力和文字的结构。

8

真正的写作者,就是独特发言,就是做一滴油在水中。就是做人中的素数,不被别人的思想用除法除掉。有人读多了书反而变得自足,没有任何创意。拿起笔来写作往往不知如何下手。仿佛什么都被别人写尽了。其实是你的自留地上已经种满了别人的作物。一个人的写作史,从模仿到独立自主。但思想从一开始就必须新颖。

时令走笔

家乡的柿子

□ 胡彦宏

一到霜降过后,每每柿子红了的时候,总让我不经意地想起了我金色的童年,想起了家乡的柿子。几日前,又在朋友圈看到一幅幅“柿子红了”的养眼迷人的风景。今晚饭后上街溜达,一下便被路边摊上柿子那温润的红色感染了。是否拿回家放软或用水蘸蘸才能吃?卖柿子的告诉我,现在的柿子经过现代科技嫁接培植,可以直接食用,吃起来又脆又甜。说罢热情地递给我一颗让我先尝尝甜不甜。碍于热情,我挑了两斤尝尝鲜。说是尝尝,其实一点也不过份。毕竟,有好多年没吃过柿子了,更何况是直接食用的品种。打记事起,在我老家的河沟两岸,目之所及,除了枣树,其余的几乎全部种满了柿树。柿树按成熟期和品种,分为花瓣柿、七月红、牛心柿、尘尖柿和水葫芦等多个品种。每到农历七月,七月红柿子便由青变红。等桔红掩满青绿,便可采摘了。但刚摘的柿子却是不能立刻吃的,需在温水里泡三五天,或埋在米糠里几日,去涩后方能食用,我们老家把这个去涩过程叫做“溇柿子”。野孩子可不管这些。柿子刚红了个尖,便趁中午大人午休时,溜出家门,攀到树上摘上几颗,然后偷偷埋在沟底下淤泥里溇上。等三五天后从淤泥里挖出,胡乱用溪水抹拉几下,便津津有味地啃上一口,啧啧,那种脆甜可口的味道,至今仍让人垂涎欲滴。等柿子红了,每家便可分上百十多斤柿子。挑好的溇着吃,或摆在土炕上放软吃。每到放学回家,馋猫一样的我,便挨个用小手拿捏一遍,但凡刚能捏软,便迫不及待地美美地享受一番。等一周之后,柿子基本都全软透了,那是无论怎样一次也吃不不完的。母亲便把软了的柿子揭去皮,挑出核,再拌些粗粮杂面蒸成柿糕窝头,供一家人食用。至于那些采摘时落地摔烂的柿子,是不能长期存放的。或用刀一切四瓣放太阳底下晒成柿瓣,或放到瓷缸里放些水捂严酿成柿子醋。等过个月余,从缸盖的缝隙里,便飘出独有的醋香。盛上一碗糊涂面,再滴上几滴柿子醋,那种味道呀,直接诱惑着几时的味蕾,使人食欲大开。时光荏苒,转眼半世已过。虽然现在的柿子光鲜无核,又可直接食用,可怎么就吃不出那童年的味道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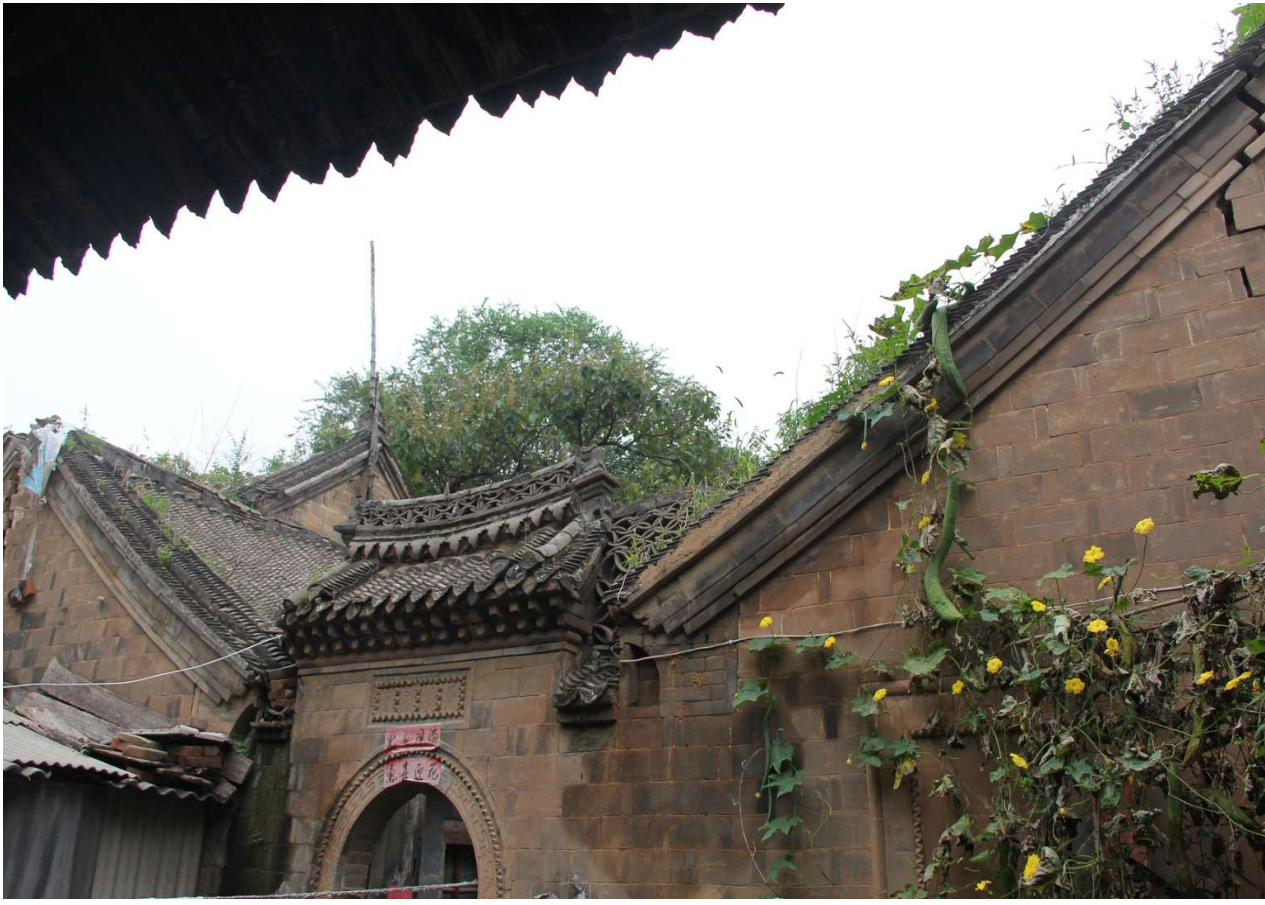
若有所思

病隙遐想

□ 陈俊峰

我平躺着,左臂血压测量着,一会儿腹胀,一会儿泄气。右手背打着点滴,手指带着测量血氧饱和度的夹子。鼻子吸着氧,几个吸盘胸前粘着,我知道这是测心率。我被“绳捆索绑”,不能动,只有瞪着室顶的无影灯。只听大夫说:“开始麻醉!”我先是感觉自己掉水里了,慢慢下沉;而后又感觉自己漂浮起来,徐徐上升,渐渐失去了知觉。等我苏醒,医生在轻拍我的脸:“醒醒!醒醒!手术很成功。”“几点?”“7点了,挨时间长了,有脓液和粘连,手术比较麻烦,做了5个小时,不过,很成功。”我被抬到病床上,感觉没有一点力气。我就像一辆车,四个轮胎都瘪了,趴在那里不能动。又感觉自己足充气人,气儿一放,塌架了,干瘪了,浑身松软。麻药一过去,疼就内外交攻,咳嗽起来,撕裂着疼,用妈妈的话说,知道你疼,别人也替不了你。这还能忍受,可是,尿不出来,难受极了。感觉憋胀着,内部发力,鼓起腮,咬紧牙,头都伸得发麻,还是撒不出来,急地火烧眉毛。最后医生指点,热毛巾拓拓小肚,才尿出来了。原来能顺畅地撒泡尿也是如此幸福。在等“通气”的日子里,水米未曾打牙,全靠输液顶着。我的嘴唇干裂的如锯条,上下拉锯,舌头还老想去舔,手能动了,还老想去撕,结果,干皮揭下来了,嘴唇也流血了。病房的天花板是蓝色的,还绘有白云。我只能平躺,天天直挺挺盯着蓝天、白云。后来,我还看到了飞鸟,看到如五线谱似的电线,线上好多个黑点,我猜是燕子,“唧唧”地呼朋引伴。我心想,难道春天来了?回过神来,房顶还是蓝天、白云,描绘得没有新意,就是个复制。

病房的窗外是高高低低的住家户,偶尔能看到人在活动。妇女端着盆儿晾衣服,见她把被单甩到绳子上,而后伸展拉开,一件一件地搭,衣服搭完了,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我羡慕那个妇女,能自由的活动,一直目送她走下房顶。甚至也羡慕风中飘摆的被单,能立楼起来,还能欢快地招展,我感受到了它的自由与舒展。在平躺的日子里,我总是好胡思乱想。病的起因我清清楚楚,爱人带孩子到洛阳购买书籍,剩一个人在家,中午,青辣椒炒了一大盘,就着热烧饼,酣畅淋漓地吃了一顿。晚上,爱人还没回来,又来了一盘青辣椒,就着米汤,火辣辣的,非常地解馋和过瘾。刚吃完,朋友电话邀请去喝酒,推脱不掉,又去喝了七八两白酒。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喉咙堵胀,如鲠在喉,还伴有发烧、肚子疼,一口痰吐出来,带着脓血。工作忙得要紧,又挨了三天,实在疼得受不了,才去看医生,医生直接断言:急性阑尾炎。这就是因果,前有因,后有果,因果不虚。或许这些因素只是诱因,或者叫导火索,每一杯豪饮、每一次酩酊、每一支香烟都是因,好多因叠加起来,积累起了今天的果。不曾想,小小的阑尾,能让人少气无力,如皮球泄了气,躺着如一摊泥。又想起古代,不会手术,更不懂微创,再大的英雄,白起、王翦、霍去病又如何?一个阑尾炎足以把他干趴下,何况咱们普通人!又想,那些能征善战的英雄们得了阑尾炎该怎么办?普通百姓呢?想到这些,我从心里感谢这个美好的时代。这次得病,我深刻理解了什么叫“闲得叫唤”,咋躺咋不舒服,背因屁股疼,一个姿势坚持不久,就得换,病床摇下摇上,反正是难受。但思绪没有断,继续乱想。我曾读过一篇文章,叫《你不知道身体比谁都爱你》。我就想,阑尾可能是身体派来的使者,这伙计老不注意保养,天天大酒喝着,小烟儿抽着,工作忙的团团转,这怎么行?得派一个使者提醒他一下,干脆,派阑尾去,发一下炎,也不影响啥,就是警告,给点教训,看以后还作不作。我这么想着,理解了阑尾对我臭皮囊的好。住院一周回来,半月没有饮酒和抽烟。过去一喝酒,血压开始猛增,高的怕人。过后朋友一叫又去了,不喝不喝又醉了。现在好了,啥时候量,血压都很正常,我要感谢这次急性阑尾炎。得病是一场修行,让我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许多问题。必须珍惜——健康才是王道。



徐氏老宅

陈爱松摄于诸葛镇上徐马

我乡我土

隐在山坳里的古村

□ 村姑

四面环山。山坳底部,是大片的树梢。若不是风拨开树梢,露出一角高翘的瓦檐屋脊,或者忽然冲出一声嘹亮的鸡啼,你是不会想到下面还有个村庄的。万安山北麓的流水,用万年的耐心在山坳底部凿出了一条沟,从西北两山的夹缝中挤向山外。上徐马村,就隐在这条沟里。北面是龙山,高昂着头冲向东南,仿佛要吞下蜘蛛岭。西面踞踞着虎山,虎尾扫向龙尾。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龙、虎、蜘蛛相斗,最后都留了下来,共同守护这一方福地。万安山横亘东西,却有意在上徐马村西留了一个口,连通山南山北。古时从伊川吕店、彭婆一带到洛阳,都从此过山,沿沟而行,出龙山与虎山的夹缝,再渡伊河北去。龙盘虎踞之地,又临古道,必然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上徐马村中漫步,古宅、古树、石桥、石寨,处处古迹,处处故事。夕阳西下的时候,北龙山披着金光,西虎岭变成黑色的剪影,群鸟驮着晚霞飞过,羊群从山上归来,一种苍茫悠远感就会从心头升起。相传,当年袁天罡随从武则天登南山,审视这里的地形,颌首曰:福地也。旁边有人就记住了这句话,随后率族人迁居于此,垒石为墙,为桥、为路,覆草,覆瓦成屋。山上树木苍苍,沟中溪水潺潺,牛羊铃声叮当,庄稼青青黄黄。溪边的皂角树上挂满了长荚,绿荫笼着洗衣的女子……和平年代,因地处要道,村北龙尾的平坦之地成了赶集的市场,人称“装货岭”,不少人家耕读经商而致富。战乱来了,村民也不缺保卫家园的勇气和智慧,徐、马两姓合力在四壁峻峭的虎岭上筑了一座石寨,石墙有数米之高。而今,寨墙半颓,荒草离离,风吹寨墙,似有哼唧声潮水般涌起……走过小石桥,可以看到一排四座相连的老宅,大门朝南,背龙山而面溪。上马石,莲花抱鼓石,木雕门楼。临街墙上,留着三三两两的“匾池”。跨过木门槛,迎面有精巧的砖雕照壁。这是徐氏宅院,房屋虽已褪去当年的繁华,廊下石柱础上,大象的长鼻依旧生动。这排宅院里,清末民国时出了一位闻名遐迩的人,他叫徐培斋,因廉洁奉公、剿灭贼匪、兴办教育、保护农桑,被称为“剿匪英雄”“一代儒侠”,至今洛阳城还流传着他的故事。这里生活过一个聪明沉静的少年。少年常披着朝霞,

坐在门前树下读书。18岁那年,学业有成的他从洛阳回到了村里,拿出家产,办起万安山下最早的一所新式学校,教大家识字、唱抗日歌,给教员、学生、村民讲外面的世界。他的家里常来远方的亲友,学生自愿带着他们穿过古道,奔向山南。有一天,青年拥别新婚有孕的妻子,翻过了万安山。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出生了,长大了,妻子倚门伫望,华发渐生。可是,远行的人啊,你在哪里?万安山静默无语,皂角树岁岁抽绿。多年以后,干了大事的学生深情地怀念他,人们才慢慢知道了他的故事。1938年秋,中共豫西特委派他回到家乡,以办学校为掩护,设立地下交通站,不少同志在此隐蔽、转移,大量文件、信函安全地送往山南,很多热血青年在他的引领下参加抗日队伍。后来,交通站完成使命,他离开家乡,跟着皮定均的部队浴血奋战,身经中原突围等许多战役。在盐城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年仅27岁。这位英雄的名字叫徐恩广,是徐培斋的侄子。如今,他创办的学校里,当年的土墙瓦房还在,党小组开会的地下石窑洞还在。站在逼仄昏暗的窑洞前,仿佛能看到那坚毅英武的面孔,那照彻长夜的不灭的灯光。这所学校,培养了很多人材,也培养了家家重视教育的村风。他的故居,被辟为红色教育基地,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这里,庄严地面对党旗,举起右手,重温誓词。青山巍巍,古树苍苍,英雄浩气,日月同光。这片老宅和石桥石寨一起,和龙山虎岭一起,和雄伟万安一起,承载着历史的荣光,承载着红色的记忆。微风吹过,当年情、当年事,甚至当年的说话声、读书声、唱歌声,也在树间瓦上细细作响,把旧时风物、人文传说和英雄故事一并延续。时光流转,古道改变,小溪断流,上徐马一度成为地僻水缺的穷山沟。如今,万安山建成了山顶公园,入口就在村西。两路公交车,每天四次在村中停靠。村民大多已搬到了龙尾居住,深井水通到了各家各户。党建广场上,老人在健身器材前悠然地聊天。乡村大舞台旁,张贴着村里评选出来的优秀党员和道德模范的彩绘。老树老房还在,石桥石墙还在。你若有闲,就来村里转转吧,探一探龙山虎岭,看一看老树老房,走一走石桥石径,听一听英雄故事,话一话乡村变迁,你的心头一定会升起豪情: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